

23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5

75236.05/4822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二上

詩歌一

康衢謠 堯時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于康衢謂兒童謠云云堯問之曰孰教爾為
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擊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

於我哉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
老人擊壤而歌云云

南風詩 舜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二上

詩歌一

康衢謠

堯時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列子堯

于康衢聞兒童謠云云堯九問之曰孰教爾為
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擊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

於我哉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
老人擊壤而歌云云

南風詩

舜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



以阜吾民之財家語昔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云云

卿雲歌舜

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尚書大傳云云

麥秀詩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史記箕子

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云云狡童者紂也民為流涕

采薇歌伯夷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矣命之

衰矣事見前伯夷傳又周辛甲虞箴祈招詩已各見前卷

飯牛歌甯戚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

斲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淮南子甯戚欲干齊

桓公困窮無以自達飯牛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歌曰云云桓公聞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扈扈歌百里奚妻

百里奚五羊皮炊扈扈烹伏雌今適富貴忘我為

風俗通百里奚為秦相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撫絃而歌云云問之乃其妻也

朱儒歌魯人

四百一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

朱儒使我敗於邾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國人

逆喪者皆鬻魯於是乎始鬻國人誦之曰云云

築者謳 宋人

澤門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左傳宋

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牧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云云

去魯歌 孔子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 王肅曰婦人之

口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史記齊人

饋女樂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歌曰云云桓公聞之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如

故也

楚狂接輿歌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

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云云孔子下欲

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朱文公曰接輿楚人佯狂辟世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此

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殆危也接輿蓋知孔子而其趨不同者也

滄浪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

濯我足 孟子云云孔子曰小子識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其自取之也

獲麟歌 孔子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孔叢子

曳杖歌 孔子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擅弓孔子蚤作負手

曳杖逍遙於門歌曰云云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以上古辭出於經者可信傳記所載者未必當時所作姑錄之以俟考質

黃鵠歌 魯寡陶嬰

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

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

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

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

列女傳寡陶嬰者魯門之女也少養母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已之不更二也云云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

紫芝歌 四皓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

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

不若貧賤之肆志

皇甫謐高士傳云云恐未必當時作也

右書傳所載古辭

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蘇子卿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嫵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怨歌行

班婕妤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

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暉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古詩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
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
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
不顧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
力加餐飯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牕阿閣三重
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
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
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鴻鵠奮

翅起高飛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
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
終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
歷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
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
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盤石固虛
名復何益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

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
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
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
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
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
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
以爲寶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
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
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
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苦寒行

魏武帝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
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
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
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
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栖行行日已遠
人馬同時飢檐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

詩悠悠使我哀

魏武之詩見於選者有短歌行及此篇短歌之辭無敢取之者以愚

觀之杜康始釀者也今日惟有杜康則幾於謔矣周公吐哺為王室致士也若操之致士特為傾漢計爾操又有碣石篇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王處仲每醉歌此辭以鐵如意擊唾壺壺為之缺豈非二人之心事若合符契故鄉慕若是之深耶今皆不取獨此篇猶有憫勞卹下之意故錄之

善哉行

魏文帝

上山采薇薄暮苦飢谿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羣
雉猴猿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高山有崖林木
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益今
我不樂歲月如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回轉

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

憂

文帝詩之入選者芙蓉池居其首末章云壽命非松喬安能得神仙越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

其言何以異於秦二世陳壽譏其不能邁志存道克廣德心信矣哉此篇末語亦此意以其中有可采者姑錄之

雜詩

二首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徨彷徨忽已白白露沾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
月光天漢迴西流三五正縱橫草蟲鳴何悲孤鴈
獨南翔鬱鬱多悲思縣縣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
濟河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
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
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七哀詩

王仲宣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
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
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
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
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
喟然傷心肝

送應氏詩

曹子建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
霜願得展嬾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
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
愧中腸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爲比翼鳥施
翮起高翔

七哀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
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
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

何時諧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
妾當何依

贈丁儀王粲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公西征張魯

山岑

高無極涇渭揚濁清壯哉帝王居住佳麗殊百城員
闕出浮雲承露槩泰清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
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
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
可經

贈白馬王彪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

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怪

謁帝承明廬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

清晨發皇邑日夕

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
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其一

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
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我馬玄
以黃

其二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
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
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踈欲還絕無蹊攬轡

止踟躕

其三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

側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也原野何蕭條白

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羣

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大息

其四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

歸魏志曰武皇帝十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

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

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咄

令心悲

其五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

隣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如枕何必同衾幃然後展

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

懷苦辛

其六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

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

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卽長路援筆

從此辭

其七

筮篋引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厨辦豐膳羸羊宰肥

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
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禮記曰君子之飲
如二爵而言言斯
三爵而油油以退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又
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驚
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道
生在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何
憂

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
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

參差控絃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
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驚急胡
虜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
左顧凌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
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
國難視死忽如歸

雜詩

此六篇並託喻傷政急朋友道絕賢
人為入竊勢別京以後在郢城思鄉

而作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

新語曰高臺喻京師悲
風喻教令朝日喻君之

明照北林言
狹比喻小人

之子在萬里江湖迫且深

江湖喻小
人隔蔽

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鴈飛南遊過庭長哀
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
我心

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颺舉吹我入雲
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
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沉憂
令人老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
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
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翔嗷嗷

鳴索羣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
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
久恃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
仇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
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
赴國憂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
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閑國讎亮不塞甘心思

喪元拊劔西南望思欲赴泰山茲急悲聲發聆我
慷慨言

怨歌行

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
患周公佐成王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
流言待罪居東國泣涕當留連皇靈大動變震雷
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滕感
悟求其端公旦事旣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
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贈從弟

劉公幹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
勁冰霜正慘悽終歲長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
本性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
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何時當來儀將
須聖明君

雜詩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
晏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
遊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安得肅肅羽從爾
浮波瀾

詠懷 阮嗣宗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

衿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

傷心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

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

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

中腸感激生憂思諼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

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沈約曰婉孌則

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

始沈約曰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繁華有

憔悴堂上生荆杞言無常也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沈約曰榮悴去就此人本無保身之術况復妻

子者疑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

保清露被臯蘭疑霜霑野草朝為媚少年夕暮成

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軫距阡陌子母相鈎

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軫當為畛楊子太玄經注曰畛界也說文

曰畛井田間陌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也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邵平始也

寵祿豈足賴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

林良辰在何許疑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

重陰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殞非一玄雲重陰多所擁蔽是以

寄言夷齊望鳴鴈飛南征鷓鴣發哀音素質游商

聲悽愴傷我心

灼灼西墮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

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屈尾將欲飲

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四方有比肩獸焉與

叩叩虛虛比為叩叩虛虛齧曰草即有難叩如何叩叩虛負而走其名謂之歷也

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為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

為鷺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秋胡行 嵇叔夜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

人所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

可以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易居貴盛難為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為工耻

佞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黃犬

其莫之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為工

勞謙有有字恐當作寡悔忠信可久安勞謙有悔忠信可

久安天道害盈好勝者殘疆梁致災多招禍患欲

得安樂獨有無愆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贈人從軍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臯垂綸長川目送歸

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泰玄嘉彼釣叟得魚

忘筌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又曰筌者所以得魚也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郢人逝矣誰

與盡言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

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

詠史左太冲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

虛邊城苦鳴鏑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

穰苴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

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

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鈇刀貴一

割夢想騁良圖左盼澄江湘右盼定羗胡功成不

受爵長揖歸田廬

張電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
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

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班固漢書金日磾

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

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

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惟有金氏張氏

親近貴寵比於外戚珥插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

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為飾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

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

不羣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

謝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干

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貴乎天下之士者為人排

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

連不忍為也遂臨組不肯綵對珪不肯分王逸楚

辭平原君而去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雲辭注曰

也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

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蓋寬饒曰上無

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楊子宅門無卿

相與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

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
浮裁裁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為歛
來遊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

萬里流

招隱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

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

去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

敢忘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囊室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白

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亦浮沉

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

吟

毛詩曰其嘯也歌又曰集于灌木毛萇詩傳曰灌叢也

秋菊兼糗糧幽蘭

間重襟躄躅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勵志

張茂先

太儀幹運天廻地游

大儀太極也以生天地謂之大成形之始謂之儀

四

氣鱗次寒暑環周星火既夕忽焉素秋涼風振落

熠燿霄流

其一

志士思秋寔感物化

淮南子曰春女悲秋士哀

而知物化也

日與月與荏苒代謝逝者如斯曾無日夜

嗟爾庶士胡寧自舍

其二

仁道不遐德輔如羽求

焉斯至衆鮮克舉大猷玄漠將抽厥緒先民有作

貽我高矩

其三

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般于游居

多暇日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樸斲終負素質

其四

養由矯矢獸號于林

淮南子曰楚恭王遊于林中有白猿綠木而矯

王使左右射之騰躍避矢不能中於是使由基撫弓而晒猿乃抱木而長號何者誠在於心而精通

物於菟盧縈繳神感飛禽

菟盧舊說云即菟且也

末伎之妙動

物應心研精耽道安有幽深

其五

安心恬蕩棲志

浮雲體之以質處之以文如彼南畝力耒既勤蓀

藜致功必有豐殷

其六

水積成淵載瀾載清土積

成山歎蒸鬱冥山不讓塵川不辭盈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

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聖勉爾含弘以隆德聲

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川廣自源成人在始累微以

著乃物之理纏牽之長實累千里

其八。凡言物之大必資於小

故此言若輕於小亦累於大戰國策段于越謂韓

相新成君曰昔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造父之

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

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纏牽長故纏牽於事

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

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憚者是纏牽長也千

里之馬繫以長索則為累矣人復禮終朝天下歸

雖有容貌不修德如千里馬也復禮終朝天下歸

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脩業暉光日新隰朋

仰慕予亦何人 其九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綉為徽纏文憲焉可

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良朋貽新詩示我以

遊娛穆如灑清風負若春華敷自昔同寮宋於今

比園廬 藏榮緒晉書曰惠帝即位劭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為太子少傅然考乎其時

下抱杖臨清渠屬耳聽鶯鳴流目翫鯨魚從容養
餘日取樂於桑榆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
形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竊所好文學少
所經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
困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負乘為我戒夕
惕坐自驚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發篇雖溫麗
無乃違其情

雜詩 傅休奕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

翔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飄微月出
西方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
號東廂王逸楚辭注曰牆纖雲時髣髴渥露沾我
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
為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七哀 張孟陽

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
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臙臙季世喪亂起賊盜如
豺虎毀攘過一杯便房啓幽戶一杯喻少也漢書

人取長陵一杯土何如漢書注曰便房塚壙中室也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

虜

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體骨并盡西京雜記曰漢

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園寢化為墟周墉無

遺堵蒙籠荆棘生蹊逕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

不復掃頽隴並墜發萌隸營農圃昔為萬乘君今

為丘山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徃古

雍門周新論曰

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

兎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行人見之悽

愴孟嘗君喟然歎息淚下承睫此乎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

音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朱光馳北陸浮景忽

西沉

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顧望無所見惟覩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

松栢陰肅肅高桐枝翩翩棲孤禽仰聽離鴻鳴俯

聞蜻蛚吟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丘隴日已遠

纏綿彌思深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

風淚下霑衣衿

詠史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

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

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為隕涕賢哉

此丈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坐賓多

財為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

君紳宜見書

雜詩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明

燭易通卦驗曰立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箠獨謂君子

也秋蜻蛚鳴云云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鄒子曰春取榆柳之

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

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沉憂結心

曲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續漢書曰日行西陸謂

道也浮陽映翠林迴飈扇綠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棲

叢菊龍蟄暄氣凝天高萬物肅弱條不重結芳蕤

豈再馥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史記鄒衍曰中

也中國外如赤縣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

瀛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

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川上之歎逝前修以

自勗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

旌出覩軍馬陣入聞鞞鼓聲常懼羽檄飛神武一

朝征長鋏鳴鞘中烽火列邊亭楚辭曰帶長鋏之

也劍名捨我衡門衣更被縵胡纓莊子趙太子悝曰

蓬頭突鬢垂吾王所好劍士皆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何必操干

戈堂上有奇兵

呂氏春秋曰士尹阬為荆使於宋

前而不直西家潦注於庭下而止問其故子罕

曰南家輓工也吾徙之其父曰吾恃輓而食三葉

矣今徙求輓者不知吾處吾將不禁也荆適與兵

家高吾宮卑潦注吾宮也下故不禁也荆適與兵

攻宋尹阬歸諫而止孔子聞之曰夫修之廟折衝

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折衝

樽俎間制勝在兩楹

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

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

徹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

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

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

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哉不出樽俎之

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高誘呂氏春秋

注曰折衝者衝車所以衝突也敵之軍能陷破也

欲攻已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孫

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李奇漢

書注曰制折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所接雖在楹

階俎豆之間其於為國折衝厭

難豈不遠哉兩楹賓主之位也

巧遲不足稱拙速

乃垂名

補亡 東廣微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毛詩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子夏序曰南陔廢則孝

友缺矣聲類曰陔隴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

庭闈親之所居

眷戀思

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餐

循彼南陔厥草油油眷戀庭闈心不遑留彼居之

子色思其柔馨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

之涘凌波赴汨噬魴捕鯉嗷嗷林鳥受哺于子

爾雅

三首其

文章正宗卷三

唐林

曰純黑而反哺者鳥也毛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最

增爾虔以介丕祉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言孝子養父母常自潔如白華之無點汙也子夏序曰白

華廢則廉耻缺矣

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

周禮曰正室謂

之門子鄭玄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

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

跌在陵之陬藉藉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疊疊

忘劬白華玄足在河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

侔晨葩莫之點辱

點與玷古字通

陟陽侯詩

孫子荆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

道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

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

壽八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為天

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毫

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天郭象曰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若各據其性分

物冥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矣

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

性不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莫大

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

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小無大無壽無夭

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吉凶如糾纏憂喜

相紛繞

漢書音義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

股索言禍福之相糾如此

天地為我爐萬物一

何小達人垂大觀誠此苦不早乖離卽長衢惆悵
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
之與偕老

招隱詩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
谷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
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上林賦曰激楚結
風楚辭曰遊蘭皋
與蕙 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
赴層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醇樸富貴苟難圖稅
駕從所欲

猛虎行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

多苦心

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毋暮矣而不宿過於
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邃文釋云

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
能耻之况與惡人同處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
亡篇之內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飢食猛虎窟

寒棲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
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絃無
懦響亮節難為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矜眷我
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短歌行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無重
至華不載陽蘋以春暉蘭以秋芳來日苦短去日
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
曰無感憂爲子忘我酒既旨我有既臧短歌有詠
長夜無荒

塘上行

五言歌錄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
白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
葉何一離

江籬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
邊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沾潤既已渥結根奧
且堅四節逝不處華繁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

隨風指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權智傾愚女
愛衰避妍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
照妾薄暮年

扶風歌

劉越石

朝發廣莫門莫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
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太息淚下如
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列列悲風起泠泠
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爲我結歸
鳥爲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
抱膝獨摧藏麋鹿遊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

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道
微矣夫子故有窮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
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競此曲此曲悲且長棄
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遊僊 郭景純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
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蕊挹
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左挹浮丘袖右拍
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二上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二下

詩二

停雲 陶靖節

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
息彌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
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逸搔首延佇停雲靄靄時雨
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牕願
言懷人舟車靡從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
一作競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

說彼平生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歛翮閑止好聲相
和豈無佗人念子寔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時運

時運遊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獨遊欣
慨一作然交心

邁邁時運一作靄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

滌餘靄宇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津

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稱心而言人亦易

足一曰人亦有言稱心易足揮茲一觴遙一作陶然自樂延目中

流悠悠清沂童冠齊業間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

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

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牀濁酒半壺黃唐莫逮

慨獨在予

榮木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聞道白

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

寄顛顛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一作凋采采榮木

于茲託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無

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

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安此日當我之懷矣但
焉內疚先師遺訓予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一作
可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九日閑居

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時醪靡由空服
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恒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
名露淒暄風息氣徹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鴈有
餘聲酒能祛一作消百慮菊為一作解制頽齡如何逢
廬士空視時運傾塵爵耻虛壘寒華徒自榮歛襟

獨閑謠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歸田園居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
年羈鳥戀一作眷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
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
一作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
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又
在樊籠裏復得反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
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

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志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
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
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
無違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携子姪輩披榛步荒
墟徘徊丘壠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一作桑

竹一作麻殘朽株一作樹木借問採薪者此人皆與

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
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一作澗水清且淺遇一作

可以濯吾足一作撥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一作

屬日入室中闇荆薪代一作繼明燭歡來苦夕短已

復至天旭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
適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

簷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

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一作卷望三益江淹擬陶

游斜川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

游氣和天爲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閑谷矯
鳴鷗迥澤散游目緬然睇層丘雖微九重秀顧瞻
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
復如此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
明日非所求

移居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
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
牀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
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
之晨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
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衣食當須幾力耕
吾不欺

和郭主簿

藹藹堂前一作北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

開我襟一作新息交游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

滋舊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秫作

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一作前學語未成音

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

深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游氛天高風景
徹陵岑聳逸峰遙瞻皆竒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
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
撫爾訣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

贈羊長史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
書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
可踰九域甫爾去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痾

不獲俱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
爽今何如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貫患
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乖運見踈擁懷累代
下言盡意不舒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
如時來苟冥旦一作旦會宛轡憇通衢投策命晨裝暫

與園田踈眇眇孤舟逝緜緜歸思紆我行豈不遙

登陟一作涉千里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

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

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夜行江陵途中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

一作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叩柅新秋月臨

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濶

晶晶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尙孤一作向南征商歌

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

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懷古田舍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

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八疇交遠風良苗亦

懷新雖未量歲功卽事多所以欣耕種有時息行者

無問津日入一作田人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

門聊為壠畝民一作人

已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萋草不復榮園木空自

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歸響叢鴈鳴

雲霄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

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一作思自陶千載非所

知聊以永今朝

西田穫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
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
禾一作來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
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
下斗酒散襟一作散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
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飲酒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
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一作趣逝

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

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

電驚鼎鼎一作訂訂百年內持此欲何成一作倏忽若沉星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

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一作時南山山氣日夕佳

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一作忽忘言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一作

達世情一觴雖一作聊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

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
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一作知提壺撫寒柯遠

望時復爲

一作復何爲

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與田父有好
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縑縷茅簷下未足爲
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
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
駕不可迴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
途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
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
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
爲貴悠悠迷所留一作酒中有深味一作固多味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

已一作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盡介然分終死

拂衣歸田里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

楊朱所一作以止一作楊岐雖無揮金事濁酒聊

可恃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

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一作時新洙泗輟微響漂
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
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
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
謬誤君當怒醉人

擬古

榮榮牕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
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
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一日時沒身還朽多謝諸
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
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
其風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
百年中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爲飛鳥
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
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栢爲人伐高墳
互低昂頽基無遺主游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
復可憐傷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

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
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
為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
今至歲寒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
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
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义當如何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一作近張掖

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純
是古時丘路邊一作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

吾一作君行欲何求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

一作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

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雜詩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

身落地為一作落成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

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

勵歲月不待人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暉蕩蕩空中

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一作不

眠知夕永欲言無余一作餘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

一作摘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憶我一作為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一作

輕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頽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

娛每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

須臾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一作宿處

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昔聞長者一作老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

親此事求我盛年歡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

生豈再值傾家時一作持此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

留金何用身後置一作事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

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一作禦大布

麤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

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

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久復

來歸一作未夕量力守故輒豈不寒與飢知音苟

不存已矣何所悲

一作當告誰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園無遺秀枯條盈北

園傾壺絕

一作施

餘瀝窺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

具不遑研閑居非陳厄竊有愠見言何以慰吾懷

賴士多此賢

榮叟老帶

一作紫

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

暢高音重華去我久

一云去我重華久

貧士世相尋弊襟

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

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

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

一作蔽覆也

不周豈不知其極

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

生夕死復何求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

官芻藁有常溫採菖足朝餐豈不實辛苦所懼非

飢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閭清節

映西關

詠三良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

微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

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
同此歸厚恩固一作心難忘君命一作顧命安可違臨穴
罔惟一作遲疑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
悲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
卿君一作之子死知已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
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水上
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
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

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
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
哉劍術踈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讀山海經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踈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
廬既耕亦一作且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
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
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一作興流觀山海圖俯仰
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桃源

羸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去
逝往跡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
所憇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一作良絲
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
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一作迎詣草
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
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竒蹤隱五百一朝啟神
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
囂外一作塵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楊文靖公曰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及

登池上樓 謝靈運

潜蚪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
沈蚪以深潜而保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蚪鴻也進德智所拙
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窮海卧痾對空林衾枕昧節
候寒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嶇初景革
緒風新陽改故陰楚辭曰欸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也池塘生春
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
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石壁精舍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

歸楚辭曰見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王逸曰娛樂也憺安也出谷日尚早入

舟陽已微林壑歛暝色雲霞收夕霏艾荷迭映蔚

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

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過始寧墅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

年緇磷謝清曠疲繭慙貞堅拙疾相倚薄還得靜

者便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山行窮登頓水涉

盡洄沔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緜白雲抱幽石綠

篠媚清漣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揮手告鄉曲

三載期歸旋且為樹枿無令孤願言

初去郡

彭薛裁知耻貢公未遺榮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

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

骨班固漢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宣近於知耻漢書貢禹字少卿琅耶人也為光祿大夫上書乞

骸骨鍾會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伊余秉微尚

拙訥謝浮名廬園當棲巖卑位代躬耕顧已雖自

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任有疾像長卿論語子曰周任

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畢娶類

長卿有消渴疾常稱疾閑居不慕官

尚子薄遊似邴生嵇康高士傳曰尚字子平河

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
于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畢
乃勅斷家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班固漢書曰邴
曼容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恭承古人意促裝反柴荆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

平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臧縈緒晉書曰安帝即
位改元曰元興靈運初為琅耶王大司馬行軍

參軍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改元曰景平應璩詩

曰不悞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為左馬

又曰黃金印龜紐文曰章負心二十載於今廢

將迎理棹遄還期遵渚驚修坳溯溪終水涉登嶺

始山行野曠沙岸靜天高秋月明憇石挹飛攀

林蹇落英戰勝懼者肥監止流歸停韓子子吾入見生

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于曾暗
懼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注曰懼肉

瘦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即是義唐化

獲我擊壤聲

田南樹園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丘園

中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啓扉面

南江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羣木既羅戶衆山

亦對牕靡迤趨下田迢遞瞰高峰西京賦曰寡欲
直漫靡迤

不期勞即事罕人功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三

決錄曰蔣詡字元卿隱於杜陵舍中三逕
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賞心不

可忘妙善異能同

齋中讀書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迺歸山川心跡雙寂

寞楚辭曰野寂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臥疾豐

暇豫翰墨時間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既笑

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論語

卽位之後欲絕其源以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劉歆

子茶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茶四裔辭所連及使

收不請時揚雄校書天祿閣上理獄使者來欲收

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幾死京師為之

石門新營

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

捫孊孊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何

由敦芳塵凝瑤席清醕滿金罇洞庭空波瀾桂枝

徒攀翻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結念屬霄漢孤

景莫與諉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早聞夕飈急

晚見朝日暎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

復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莊子牧

謂黃帝曰有長者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遊襄城

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也車或為居楚

秋懷謝惠連

匪為眾人說異與智者論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

晏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蕭瑟含風蟬寥唳度

雲鴈楚辭曰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寒商動清閨孤燈暖

幽幔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夷險難豫謀倚伏

昧前算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達謂通達不拘禮也嵇康高士

傳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

尚不耻其狀託疾避患蔑比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

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范曄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

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

因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

以終其身故人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

號為白衣尚書命觴朋來當染翰高臺驟登踐清淺時陵亂頽魄

不再圓傾羲無兩旦金石終消毀丹青暫彫煥各

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

爾雅曰串習也古患切

五君詠顏延年

阮公雖淪跡識密鑿亦洞沉醉似理照寓辭類託

諷成榮緒晉書曰籍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為務沉醉日多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五言詩

詠懷八十餘篇為世所重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魏氏春秋曰籍少時

常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無

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美蘇門生蕭然曾不經

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迫爾而笑籍

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孫盛晉陽秋曰

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物故不可論途窮

以禮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

四百九十一

文章正宗卷三十一

張電

能無慟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呂氏春秋曰沈

君莖謂孫叔敖曰偶世接俗子不如我餐霞謂仙也形解驗默仙吐論知疑

顧凱之嵇康讚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

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

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

叔夜迹示終而實尸解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

人居焉其神凝郭象曰行若曳立俗迂流議尋山

枯木心若聚死灰是其神凝也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

洽隱淪人相子新論曰天神
馴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鐘不足歡榮色豈能

眩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咸榮緒晉書曰靈常
乘鹿車携一壺酒

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頌酒即酒德頌也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

奏傅暢晉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唱議荀勗

所造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

雅懼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掘

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此尺度於勗今尺短

四分時人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靚名士傳曰阮

明咸為解絕於人太原郭奕見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曹

之心醉不覺歎服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

也尚書曰學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為勗所指麾也

傅暢諸公讚曰勗性自矜向秀甘澹薄深心託毫素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

暢玄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向秀別傳曰秀常舉嵇康偶銀於洛風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

東武吟 鮑明遠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

恩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騫以校尉從大將

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占謂自隱度而應募為占募也吳志曰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占募班固漢書曰自張騫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使太夏之後窮河源

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筋力盡鞍甲心思歷涼

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

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鎌刈葵藿倚杖

牧雞狔昔如鞞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

負百年怨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

不愧田子魂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籩豆捐之席

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耶

咎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有勞功者也而

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

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

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出自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
方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天子按劍怒使者遙
相望鴈行緣石逕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月旌甲
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
弓不可張西京雜記曰元封二年大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羊蹇縮加蜩時危
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

戰國策魏嘉對春申君曰臣少之時好射願以

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嘉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

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常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離聲斷客

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夕不相知何況異鄉別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白頭行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一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

相如乃止沈約宋書古辭白頭吟曰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須啼願得一人心白頭不

離相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
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為瑕丘山不
可勝食苗實碩窳玷白信蒼蠅鳧遠成美薪芻
前見陵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
哀公曰夫雞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見
敵敢鬪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時信也雞有
五德君猶日瀰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
鵠一舉千里出君園池食君魚鰲喙君稻梁無此
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
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子曰虛無因循
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也

申黜褒

女進班去趙姬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
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郡齋閒坐答呂法曹

謝玄暉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
牕中列遠岫庭際俯喬
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
已有池上酌復此風
中琴非君美無度孰為勞
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
瑤華音楚辭曰折疏麻兮瑤
華將以遺兮離居若遺金門步見就玉
山岑

夜發新林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徒念關山近終知反路
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
引領見京室宮雉正
相望金波麗鵠鵠玉繩低建章

漢書歌曰日月穆穆以金波王弼周易

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鵠鵠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星漢書

曰栢梁災於是作建章宮也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

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

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爵羅者寥廓已高翔

之宣城

江路西南水歸流東北驚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

樹應劭風俗通曰太山巖石旅思倦搖搖孤遊昔

已屢既懽懷祿情復協滄州趣囂塵自茲隔賞心

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列女傳曰陶答子治陶三年名

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為不祥

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昔年荅子之家果被盜誅

晚登三山望京邑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

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

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

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鬢不變爾雅曰鬢黑也

直中書省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

掌晉宮闕名曰華林園玲瓏結綺錢深沉映朱網

東宮遺事曰牕有四面綾綺連錢楚辭曰網戶朱綴刻方連王逸注曰網綺文縷也綴緣也網與罔

同而義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

珮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朋情以鬱陶
春物方駘蕩安得陵風翰聊恣山泉賞

觀朝雨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

臺

西京賦曰通天諺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薛綜曰臺名也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

成臺飲食必以鼓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

重門猶未開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讓

首乘流畏曝鯁

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兩傍有山水陸不通龜魚莫能上江海大

魚薄集龍門上下則為龍不得上曝鯁水次也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

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

員又榮之二者戰於曾意故癯也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

遊東田

感感苦無棕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

閣

楚辭曰菌閣芳蕙樓遠樹暖仟仟生煙紛漠漠魚戲新荷

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別范安成

沈休文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

時勿言一罇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

相思

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

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遊沈道士館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權娛人事盡性情猶未

克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既表祈年觀復立望

仙宮廟記曰祈年宮在城外秦穆公所造望仙宮在華陰漢武帝所造寧為心好

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遇可淹

留處便欲息微躬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衿

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外物為念在玄空朋

來握石髓寘至駕輕鴻袁宏伯竹林名士傳曰王烈入山烈嘗得石髓柔潤如飴即自服半餘半取以與康皆凝而為石都令人逕絕

唯使雲路通一舉陵倒景無事適華蒿漢書谷永曰及言世

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列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子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人曰王子喬好笙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感遇詩 陳伯玉

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

凝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

能徵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

莖遲遲白日晚嫋嫋秋風生歲華盡搖落芳意竟

何成

樂羊爲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
忠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麀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
君終

聖人祕元命懼世亂其真如何嵩公輩談一作譎

誤時人先天誠爲美階亂禍誰因長城備胡寇羸

禍發其親赤精旣迷漢子年何救秦去去桃李花

多言死如麻

深居觀元化一作羣動悱然爭朶頤羣動一作相啖食

利害紛凝凝便便夸毗子榮耀更相持務光讓天

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

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間臥觀物化悠悠念無

一作羣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羸一作盈殂一作徂落

方自此感歎何時平

聖人不利已憂濟在元元黃屋非堯意瑤臺安可

論吾聞西方化清淨道彌敦奈何窮金玉雕刻以

爲尊雲構山林盡瑤圖珠翠煩鬼功尚未可人力

安能存夸愚適增累矜智道逾昏

玄天幽且默羣議曷嗤嗤聖人教猶在世運又陵

夷一繩將何繫憂醉不能持去去行采芝勿爲塵

所欺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如一作美人意驕愛

比黃金殺身炎州裏委羽玉堂陰旖旎光首飾歲

蕤爛錦衾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多材信為累

歎息此珍禽

昔日章華宴荆王樂荒淫霓旌翠羽蓋射兕雲夢

林竭來高堂一作唐觀悵望雲陽岑雄圖今何在黃

雀空哀吟

可憐瑤臺樹灼灼佳人姿碧華映朱實攀折青春

時豈不盛光寵榮君白玉墀但恨紅芳歇凋傷感

所思

竭來豪遊子勢利禍之門如何蘭膏歎感激自生

冤衆趨明所避時棄道猶存雲泉既已失羅網與

誰論箕山有高節湘水有清源唯應白鷗鳥可為

洗心言

訓暉上人夏日林泉

聞道白雲居窈窕青蓮宇巖泉流雜樹石室千年

古林臥對軒牕山陰滿庭戶方釋塵勞事從君襲

蘭杜

古詩 李太白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

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
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
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
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
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
立絕筆於獲麟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

沒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顯
詆之遂廢武妃進冊為惠妃欲立為后潘
諫止之太白詩意似屬乎此淮南子曰月照天下
而食於蟾蜍月以比皇后蟾蜍以比武妃武妃進
則皇后廢猶蝦蟆得志侵蝕乎月則金魄蟾蜍入紫
魄淪沒矣月生於西實金方故曰金魄蟾蜍入紫

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紫微帝居也

蝕淫氣也蟬蝕入乎紫微則大明傷矣大明日也
以喻君也夷傷也月蝕於蟾蜍日夷於蟬蝕則兩
曜隔絕萬象皆昏亂無主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陳皇后以
始別在長

門宮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沉歎終永夕感我涕

沾衣按楚辭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乎
葵菜石崇婢翹風詩云桂芳從有蠹夫愛在
蛾眉言桂味辛不當有蠹如皇后至尊不當有間
之者桂一蠹則徒花而不實又蕭之以嚴霜之威
得不為之
永歎哉

秦帝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抉浮雲諸侯盡西
來雄斷自天啓大略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
東開銘功會稽嶺騁望琅邪臺刑徒七十萬起土

驪山隈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哀連弩射海魚長
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岳揚波噴雲雷鬢鬣蔽青天
何由睹蓬萊徐氏載秦女樓船幾時迴但見三泉
下金椁葬寒灰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風土固其
然昔別鴈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
胡天蟣蝨生虎鷄心魂逐旌旃苦戰功不賞忠誠
難可宣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

莊周夢蝴蝶蝴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
悠莊子云昔者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不知
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

則必有辨矣一體之間尚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

有變易萬事豈能堅牢麻姑云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青門種瓜人

流會時略半也豈將復為陵陸乎舊日東陵侯富貴固如此營營何所求

齊有侗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
耀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
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松柏本孤直難為桃李顏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
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間長揖萬乘君還歸富
春山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歎息冥棲
巖石間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化羣
生寂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騶虞不虛來鸞鷲有
時鳴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人
測沉冥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歲落秋草黃登高望戎
虜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嵯峨蔽
榛莽借問誰陵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
事輦鼓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
哀淚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
豈知關山苦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燕昭延郭隗遂筑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
來奈何青雲士奈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
賢材方知黃鵠舉千里獨徘徊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

水武三思陰令人疏韋后穢行榜於天津橋此長
安也譙王重福至洛陽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

福於天津橋此洛陽也斷腸花猶唐明皇以千葉
桃為銷恨花任昉以萱草為療愁花之類言三月

之朝人見桃李爛漫春心搖蕩感物傷情腸為之
斷至于日暮花已零落隨逐東流之水左太冲詩

云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
枯人於斯世正如是耳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

流新人非故人年年橋上遊雞鳴海色動謁帝羅

公侯月落西上陽一作上餘輝半城樓東京記上
陽宮在皇

城西 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

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橫高丘入閨上高堂列

鼎錯珍羞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

雙雙戲庭幽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

退自古多愆尤黃犬空歎息綠珠成怨讎何如鴟

夷子散髮棹一作扁舟范蠡滅吳反至五湖辭越

乘舟浮於五湖適齊為鴟夷子王裝其輕寶不與私徒屬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為

傳試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吞聲何足道歎息空

悽然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雲躑躅長嘶

鳴感物動我心緬然含歸情昔視秋蛾飛今見春

蠶生嫋嫋桑結葉萋萋柳垂榮急節謝流水羈心

搖縣旌揮涕且復去惻愴何時平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棲惡木

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爭

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

歇良晨竟何許大運有淪忽天寒悲風生夜久衆

星沒惻惻不忍言哀歌達明發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羣鳥皆夜
 鳴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
 海清借問此何為荅言楚徵兵一作征渡瀘及五
 月將赴雲南征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
 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
 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去不一迴投驅豈全生如
 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醜女來効顰還家驚四鄰莊子師金曰西施病心
 而曠其眉其里之醜
 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眉其里之富人見之
 之堅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莊子曰壽陵餘子學行於
 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故

步直匍匐 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棘刺造沐猴三

年費精神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身韓子曰燕王
 好微巧衛人

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為沐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
 奉王欲觀之衛人曰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

肉雨霽日出視之 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安得

郢中質一揮成斧斤莊子郢人墜墮其鼻端
 若蟬翼使匠石斲之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

君卞和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楚武王王
 示玉人曰石也則其右足武王沒獻之文王王

其璞哭於郊王使人攻之果得寶玉 直木忌先

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沉冥道為羣莊子太
 公任曰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龔勝傳勝卒 東海沉碧水西

關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以躡清芬魯仲連曰秦

帝連有蹈東海而死耳老子西入關關令尹喜占雲氣當有真人過物色得老子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

堂精誠有所感造化為悲傷淮南子鄒衍盡忠於燕惠王信讒而繫之

鄒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齊寡婦庶賤之女也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毋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為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而

我竟何辜遠身金殿傍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

羣沙穢明珠眾草凌孤芳古來共歎息流淚空沾

裳晉載記云不見少佳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孤蘭生幽園眾芳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

月飛霜早浙瀝綠艷恐休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為

誰發山谷蘭說云蘭生深山叢薄之中不為無人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所謂合章以時發者也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

寒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白日掩徂暉浮雲無

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鸚鵡且復歸去來劍歌

行路難陶潛有歸去來辭馮驩彈

鳳飢不啄粟所食惟琅玕宋王九辨曰驥不驟進而妄食餒於偽切即此意離騷注南方有鳥其名

為鳳天為生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嵇康

詩朝食琅玕實焉能與羣雞感促爭一餐朝鳴

四章十五

夏文祥

崑丘樹夕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
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歎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
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瑤水聞遺歌玉杯
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

八荒馳驚颺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頽陽洪波振大

壑龍鳳脫網罟飄颺將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詠

場藿龍鳳喻君子網罟喻禍患謂君子幸脫禍患將安所棲託乎隱於空山詠場藿之詩而已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春風榮生此艷

陽質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

早相失詎知南山松獨立自蕭颺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

持由來紫宮女共妬青蛾眉歸去瀟湘沚沉吟何

足悲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誇作天下珍却哂趙王

璧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

以發寶革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首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甕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

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璧

無緇磷燕石非貞真流俗多錯誤豈知玉與珉

青春流驚湍朱明驟回薄不忍看秋蓬飄揚竟何

託說苑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離矣光風滅蘭蕙白露灑
葵藿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齊瑟彈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成荒
淫彼美佞邪子婉變來相尋一笑雙白璧再歌千
黃金珍色不貴道詎惜飛光沉安識紫霞客瑤臺
鳴玉琴

越客採明珠提攜出南隅清輝照海月美價傾鴻
都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魚目復相哂寸心增
煩紆

我行巫山渚尋古登陽臺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

來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沒樵牧徒
悲哀

惻惻泣路岐哀哀悲素絲路岐有南北素絲易變
移萬事固如此人生無定期田實相傾奪賓客互
盈虧世途多反覆交道方嶮巖斗酒強然諾寸心
終自疑張陳竟火滅蕭朱亦星離衆鳥集榮柯窮
魚守枯池嗟嗟失權客勤問何所規

江行寄崔員外宗之

飄飄江風起蕭颯海樹秋登艫美清夜挂席移輕
舟月隨碧山轉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覺雲

林幽歸路方浩浩，徂川去悠悠。徒悲蕙草歇，復聽菱歌愁。崖曲迷後浦，沙明瞰前洲。懷君不可見，望遠增離憂。

送韓淮裴政孔巢父還山

淮一作準
政一作正

獵客張兔且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韓生信英彥。裴子含清真，孔侯復秀出。俱與一作以雲霞親，峻節凌遠松。同衾臥盤石，斧冰漱寒泉。三子同二屐，時時或乘興。徃徃雲無心，出山揖牧伯。長嘯輕衣簪，昨宵夢裏還。云弄竹溪月，今辰魯東門。悵飲與君別，雪崖沒去鳥。蘿逕迷歸人，相思

若煙草，歷亂無冬春。

畱別金陵諸公

海水昔飛動，三龍紛戰爭。鍾山危波瀾，傾側駭奔鯨。黃旗一掃蕩，割攘開吳京。六代更霸王，遺跡見都城。至今秦淮間，禮樂秀羣英。地扇鄒魯學，詩騰顏謝名。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欲尋廬峰頂，先繞漢水行。香爐紫煙滅，瀑布落太清。若攀星辰去，揮手緬含情。

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

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

宜魯酒白玉壺送行駐金羈歇鞍憇古木解帶挂
橫枝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飈吹雲歸碧海夕鴈沒
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擬古

青天何歷歷明星白如石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
尺銀河無鵲橋非時將安適閨人理統素遊子悲
行役瓶冰知冬寒霜露欺遠客客似秋葉飛飄颻
不言歸別後羅帶長愁寬去時衣乘月託宵夢因
之寄金徽

高樓入青天下有白玉堂明月看欲墮當牕懸清

光遙夜一美人羅衣霑秋霜含情弄柔瑟彈作陌
上柔絃聲何激烈風卷繞飛梁行人皆躑躅棲鳥
起迴翔但寫妾意苦莫辭此曲傷願逢同心者飛
作紫鴛鴦

君爲女蘿草妾作兔絲花百尺託遠松纏緜來一
家誰言會合易各在青山崖女蘿發清香兔絲斷
人腸枝枝相糾結葉葉競飄揚生子不知根因誰
共芬芳若識二草心海潮亦可量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買陽
春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卽事已如夢後來我

誰身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鄰仙人殊恍惚未若
醉中真

清都緣玉樹灼爍瑤臺春攀花弄秀色遠贈天仙
人香風送紫禁直到扶桑津取掇世上豔所貴心
之珍相思傳一笑聊欲示情親

綠一作綠

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何乃愁自
居吹簫舞彩鳳酌醴鱸神魚千金買一醉取樂不
求餘達士遺天地東門有二疎愚夫同瓦石有才
知卷舒無事坐悲苦塊然涸轍魚

運速天地閉胡風結飛霜百草死冬月六龍頽西
荒太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鴛鴦非越鳥何為眷
南翔惟昔鷹將犬今為侯與王得水成蛟龍爭池
奪鳳凰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揚

世路今太行迴車竟何託萬族皆凋枯遂無少可
樂曠野多白骨幽魂共銷鑠榮貴當及時春華宜
照灼人非崑山玉安得長壘錯身沒期不朽榮名
在麟閣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百
草日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見此
樹老金丹寧誤俗昧者難精討爾非千歲翁多恨

去世早飲酒入玉壺藏身以爲寶

生者爲過客死者爲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
塵月兔空擣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
知春前後更歎息浮榮何足珍

仙人騎綵鳳昨下閩風岑海水三清淺桃源一見
尋遺我綠玉杯兼之紫瓊琴杯以傾美酒琴以聞
素心二物非世有何論珠與金琴彈松裏風杯動
天上月風月長相知世人何倏忽

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
圓佳期綵雲重欲贈隔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涼

風前

去去復去去辭君還憶君漢水旣殊流楚山亦此
分人生難稱意豈得長爲羣越鸞喜海日燕鴻思
朔雲別久容華晚琅玕不能飯日落知天昏夢長
覺道遠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

四皓

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偃臥松雪間冥翳不可
識雲牕拂青靄石壁橫翠色龍虎方戰爭於焉自
休息秦人失金鏡漢祖昇紫極陰虹濁一作太陽
前星遂淪匿一行佐明兩歛起生羽翼功成身不

居舒卷在曾臆窅冥合元化茫昧信難測飛聲塞
天衢萬古仰遺則一作迹

南軒松

南軒有孤松柯葉自緜幕清風無閒時瀟灑終日
夕陰生古苔綠色染秋煙碧何當凌雲霄直上數
千尺

學古思邊

銜悲上隴首腸斷不見君流水若有情幽哀從此
分蒼茫愁邊色惆悵落日曛山外接遠天天際復
有雲白鴈從中來飛鳴苦難聞足繫一書札寄言
歎離羣離羣心斷絕十見花成雪胡地無春輝征
人行不歸相思杳如夢珠淚濕羅衣

尋陽紫極宮感秋作

何處聞秋聲脩脩北牕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
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
下宿嬾從唐生決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
不可復野情轉瀟灑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
家酒應熟

日夕山中忽然有懷

久臥名山雲遂爲名山客山深雲更好賞弄終日

夕月銜樓間峰泉漱階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
外借颺啼桂芳秋風滅籟歸寂緬思洪崖術欲往
滄海一作島隔雲車來何遲撫几空歎息

秋登巴陵望洞庭

清晨登巴陵周覽無不極明湖映天光徹底見秋
色秋色何蒼然際海俱澄鮮山青滅遠樹水淥無
寒煙來帆出江中去鳥向日邊風清長沙浦霜空
雲夢田瞻光惜頽髮閱水悲徂年北渚旣蕩漾東
流自潺湲郢人唱白雪越女歌採蓮聽此更腸斷
憑崖淚如泉

登新平樓

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秋天長落日遠水靜寒波
流秦雲起嶺樹胡鴈飛沙洲蒼蒼幾萬里目斷令
人愁

春日獨酌

我有紫霞想緬懷滄洲間且對一壺酒澹然萬事
閒橫琴倚高松把酒望遠山長空去鳥沒落日孤
雲還但悲光景晚宿昔成秋顏

望廬山瀑布水

西望香爐峰南見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噴壑數千

里歛如飛電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灑雲
天裏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海風吹不斷江月
照還空空中亂濺射左右洗青壁飛珠散輕霞流
沫拂一作窈石而我遊名山對之心益閒無論漱
瓊液且得洗塵顏此二句無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
間

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
楹覺來眴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
流鶯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

已忘情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 杜子美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

契此二句為一篇綱領以口坡云子美自許稷與契

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

毛此是稷契輩口中語也濩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覲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

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灑

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

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

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

理獨耻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愧巢

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遣放歌頗愁絕歲暮

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

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帶嶠

趙云指言明皇御幸之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

趙云蚩尤前導之旗也塞寒瑤池氣鬱律羽林相

趙云蚩尤前導之旗也塞寒空而蹴踏崖谷言其多也

摩曼趙云瑤池以比温湯也羽林扈駕之君臣留

懽娛樂動殷膠嶠趙云殷讀從殷其雷之殷樂聲

音苦葛切釋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趙云班虎

有短褐之襲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

注毳衣也

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

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趙云

申戒之當思君王賜予之幣帛出於寒女之夫况

鞭撻所貢宜戰慄而求活國之事然後為仁也况

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趙云衛青霍去病皆以后

中堂舞神仙煙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

瑟勸客馳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

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

又改轍趙云官渡涇渭三羣水從西下極目高崕

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按唐志涇州安定郡

輅就涇渭則因經度涇渭見水之崕兀其狀如崕

峒山之流來崕峒固不能來而山蓋有飛走移徙

則有來之理矣既以水為崆峒山之來則又河梁可寓言其觸天柱矣此詩人張大之勢也

幸未折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老

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

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

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未登貧窶有

倉卒趙云此六韻蓋敘還家所遭之故念生理之艱也生常免租稅名不

隸征伐撫迹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途因

念遠戍卒趙云此三韻推已念物之憂憂端齊終南瀕洞不可

掇趙云此與詩人憂心如憐何以異終南者山名

相之語知其不妄自許以愚觀之即此一詩非有稷契之心不能道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古今詩人

之冠

北征鮑云至德二年公自賊窟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時公家在鄜州所在

寇多彌年蕪窶孺弱至餓死者有墨制許

自省視八月之吉公始北征徒步至三川

迎妻子故有是詩東坡嘗云北征詩識君

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

趙云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勝韓退之南

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

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

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
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

蓬華

時房瑄得罪甫上言瑄罪細不宜免帝怒詔三司推問甫謝因稱瑄宰相子少自樹立有大臣體帝不省錄

詔放甫歸鄜省家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

諫諍姿恐君有遺失趙云甫既得往而不忍輕去其君尚恐君又有過舉而當

諫諍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

憤所切趙云中興主指言肅宗也東胡指言安慶緒也舊注云祿山大誤蓋至德二載正月

乙卯安慶緒已殺其父祿山而襲偽位矣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

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眇蕭瑟

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

滅時肅宗在鳳翔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

涇水中蕩瀟邠州古幽國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

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

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黥

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

世拙趙云桃源在鼎州陶潛有記坡陀望鄜時谷

巖互出汲趙云正望其家之所在也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

鳴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

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

異物翰以兵二十萬守潼關及其敗也火拔歸仁曰公以二十萬一日覆敗持是安歸遂執以

降賊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

百結慟哭松聲迥悲泉共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

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脚不襪趙云見爺背面啼使爺字乃出

木蘭詩不聞爺娘喚女聲垢膩脚不襪王祺以為轉石於千仞山之勢 牀前兩小女

補綻纔過膝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

鳳天吳水神也山海經云丹穴山有鸞鷟鳳之屬也如鳳五色而多紫趙云天吳海圖所畫之物

紫鳳所繡之物也 顛倒在短褐趙云短褐字長短之短老班虎論云貧者衣短褐

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

粉黛亦解包衾稠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

櫛學母無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鈿狼籍盡

眉潤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

卽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

理焉得說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

旁覺妖氣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其王願助

順其俗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

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

頗虛佇時議氣欲奪趙云言主上雖虛心以待其破賊然時議恐畢竟為害所

以氣欲奪也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

銳伺俱發趙云此正時議以為國家自有恢復中

回紇兵也 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氣

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乂皇

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奸臣競菹醢

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褒妲已

楊貴妃也鮑云魏泰曰唐人詠馬嵬之事尚矣世

所稱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天姬白樂

天曰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

詠祿山而明皇不得已誅貴妃也豈特不曉文體

蓋亦失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北征詩曰不聞夏

商衰中自誅褒妲乃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禍

賜妃子死官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趙云蓋謂

軍何與焉

衰亂而今日與之殊別焉其殊別者何也奸臣如

楊國忠既誅其黨與失勢而蕩析矣此與古先別

之一也夏殷亦衰矣而褒妲不誅上皇乃能割情

忍愛而誅貴妃此與古先別之二也褒妲已褒

乃公命語痛快因成小誤耳桓桓陳將軍仗鉞

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趙云東坡先生

詩云桓桓陳將軍此謂陳元禮也按唐書陳元禮

傳宿衛宮禁安祿山反謀誅楊國忠闕下不克至

馬嵬卒誅之又按楊貴妃傳西幸至馬嵬陳元禮

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

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

如訣引而去縊路祠下

闕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趙云按大同殿在南

之北此明皇帝所游之地白獸闕考之唐志無此

名惟漢未央宮中有白虎門白虎殿豈公借用以

為比耶大意勸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

宗業樹立甚宏達

玉華宮趙云宮在坊州宜君縣玉華

九成皆公歸鄜之所歷者也

溪回松風長蒼鼠窺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

下趙云貞觀二十年太宗所作而今詩云不知何

王殿遺構絕壁下此蓋詩人之深意也太宗厭

禁內煩熱營太和宮終南之上其後復興王華之

業之主身觀習治之世勞人費財於營建廢時逸
豫於離宮故詩人諱之曰不知何王殿也按徐賢
妃傳妃嘗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築架
之苦而工力和儼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
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則公之微意可見矣陰房鬼火青壤道哀湍瀉萬
籟真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為黃土况乃粉黛假
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
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九成宮

趙云在鳳翔府麟游縣又按此宮本隋之仁壽宮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白曾宮憑風迥岌業土囊
口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
牛斗紛披長松倒揭礫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

迸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

楊素為隋文帝營仁壽宮素規

構鴻侈文帝怒曰素為吾結怨天下素懼封倫曰毋恐后至當自免既而果然向使國不

亡焉為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

水遠跡是雕墻後

趙云上言因隋以鑿唐也下復申言以箴之其去長安則亦遠

矣特比周穆王之瑤池為不遠也指言巡非瑤水遠然峻宇雕墻五子之所戒以為未或不忘者而乃可襲其迹之後乎此指言唐襲隋後也玉華宮唐所創建不敢指斥故云不知何王殿今九成宮隋所建當以之為戒我來屬時危仰望嗟歎久天

王守太白駐馬更搔首

趙云守者狩也春秋天王狩于河陽穀梁用此字也

太白山名守之為義正言肅宗在鳳翔也舊注引誤以狩為守以太白山為太白星也

羌村 三首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

至妻孥恠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理偶

然遂鄰人滿墻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燭相對

如夢寐冷齋夜話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更相秉燭照之恐尚是夢也當作更若使側

聲字讀則失其意甚矣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

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

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注趙云一作黍秣收極是蓋黍與秣所

以造酒方與下句相應東坡洋川南園詩有云桑疇雨過羅紈膩麥隴風來餅餌香此亦賴知黍秣

收已覺糟牀注之意蓋詩人推物理想其事如此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

暮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

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携傾榼濁

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

盡束征請為父老歌艱難媿深情歌罷仰天歎四

座淚縱橫趙云此詩一篇之中賓主既具問答了然故善論詩者以比陶潛詩清晨聞叩

門云

新安吏王深父云乾元二年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于鄴時不立

元帥以中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師遂潰于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

陽詔留守東都此詩蓋哀出兵之役夫古者遣將有推轂分閫之命今棄師於敵也

唐至於無告如詩之所憾其君臣豈不可刺哉然子儀猶寬度得衆故卒美焉

客行新安道新安地名喧呼聞點兵古木蘭詩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

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

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

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

淚縱橫眼枯却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收相州日

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趙云公詩所謂蓋言相州

之敗九節度兵各引還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

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

泣血僕射如父兄趙云子儀事上誠御下恕寬厚得人故公有父兄之稱

潼關吏王深父云安祿山反哥舒翰以潼關擊賊翰敗祿山遂陷長安其後

收復長安頗增飾餘險此詩蓋刺非其人則舉關以棄之得其人雖舊險亦足恃孟

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也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

餘趙云世有號西清詩話者云杜詩如小城萬丈餘大城鐵不如則小城難為高大城難為堅故

也得互相備急此亦可笑小城睥睨也大城欲堅如鐵者此世說所謂若湯池金城無可攻之勢而

潤州城號鐵甕城之義也若睥睨借問潼關吏修豈有萬丈之高乎蓋言其長垣耳

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

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

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

林戰百萬化為魚趙云易則利戰險則利守持重

命輕去潼關而戰故敗桃林正言翰進戰之所蓋

潼關於唐在華州之華陰桃林於唐乃陝州之靈

寶按哥舒翰傳帝使使者督戰翰窘不知所出六

月引師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賊將崔乾

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依山阻河既為

賊所勝是時軍自相鬪又棄甲而奔陷河死者十

一二故有請屬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為魚之喻

敗而歸降於賊祿山偽署翰司空諸將光弼

等皆為書罪翰不死節後為安祿山所殺

石壕吏

王深父云驅民之丁壯盡置死地

不若也嗚呼

其時急矣哉

暮投石壕地名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

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

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

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

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

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

前途獨與老翁別

新婚別王深父云先王之政新有婚者暮

已此詩所怨盡其常分而

能不忘禮義余是以錄之

免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趙云免絲當附松栢而

矣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為君妻席不暖

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

赴河陽趙云河陽孟州之縣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薛云前漢

廣川王去為幸姬陶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顏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趙云陳琳飲馬長城窟

行云善事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

雞狗亦得將趙云將字乃百兩將之君今徃死地

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

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漢李陵與單于

戰陵曰士氣浸衰而鼓不起者軍中豈有女子乎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

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

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趙云不施羅襦而洗紅粧言君子行

役不反如詩云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之義也

垂老別王深父云軍興之際至於老者亦介冑則又甚於間左之戍矣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

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

髓乾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

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

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趙云作此詩時土門杏園

設備以待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

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回竟長歎萬國盡征

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

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無家別王深父云先王子惠困窮苟推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也則天下無

敗亂之兆矣此詩何為作乎

寂寞天寶後大寶明皇年號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

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

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

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

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

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携近

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

宋痛長病母五年委溝寤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

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烝黎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趙云天文書蓋以春分

至則出寅入戌冬至則出辰入申以夏至朱光徹

之出寅寅東北之地也中街意言亭午也

厚地鬱蒸何由開晉天文志夏至極起而天運近

氣至故蒸熱也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趙云言君令雨

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泥

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化作虎與

豺浩蕩想幽薊幽州薊門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

餐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君子以為傷今

思古之詩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烝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飄吹我裳
昊天出華月茂林延踈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
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山谷嘗宿招提月夜見薨薨而遊者
曰老杜所謂云云信不虛語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
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
刀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
笳發鸛鶴號且翔况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留花門

鮑云按唐志甘州有留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是歲八月

廣平王為元帥以朔方吐蕃回紇諸兵討賊公逆知其害故言麥倒桑折卒曰花門既須開原野轉蕭瑟言其為農桑害也趙云花門即回紇之別名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
月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
不絕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
用此物公主歌黃鵠西域傳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元封中遣江東王
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公主悲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
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思土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趙云乾元
元年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可汗故云君王指白日連營屯左
輔百里見積雪左輔馮翊郡也長戟鳥休飛哀笳曉幽咽

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沙苑馮翊郡界泉

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撒烈趙云此指籍回紇雷左輔

之為害也左輔漢之馮翊郡今之同州在長安之東北故謂之左輔沙苑之地正在馮翊郡界按回紇傳葉護言願畱在沙苑臣歸料馬以收范陽訖除殘盜故公詩言及左輔與沙苑也以長戟之多

故鳥休罷其飛胡人吹笳故其聲幽咽於曉時殘害麥與桑故曰夫懼之沙苑之句則畱馬而飲

於此胡塵踰太行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畱原野

轉蕭瑟王深父云肅宗之復兩京藉回紇之師助焉雖幸成功而朝野更被其毒語曰人無

遠慮必有近憂以天子之尊推誠仗順集中國之智力滅一狂賊豈有不足哉不忍須臾之遲顧引

勅虜入於腹心之地卒成危禍其後陸贄賀吐蕃抽軍不助討朱泚亦云

塞盧子王深父序云徹其西備而爭利於東非所以固國者也

五城何迢迢鮑云唐志延州延昌縣北有蘆子關又夏州注長慶四年節度使李祐築

烏延宿州臨塞陰河陶子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

與塞蘆子蓋五城名也

征城內空荆杞思明割懷衛史思明雜種胡人也天寶十四載隨安祿

山反河陽懷秀巖西未已高秀巖哥舒翰麾下將也後為思明偽河東節

肅宗度使降 廻略大荒來嶠函蓋虛爾虛言其無備樂延州秦

北石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

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為退三百里蘆

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叫帝闡胡行速如鬼時官兵止知東討收復河洛而不知蘆子之可塞公懼有乘隙而起者故有此作

義鷓趙云此篇紀實事以垂鑒誠之詩也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栢顛曰蛇登其巢吞噬恣朝
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彊不可制黃口無
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
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噉哮來九天修鱗脫遠枝巨
顛折老拳杜補遺石勒與李陽鄰居爭漚麻池歲
相毆擊及貴乃使人召陽與酣詭引陽
臂笑曰孤往曰厭卿老拳鄉亦飽孤毒手昔劉夢
得常讀杜詩疑老拳無據及讀石勒傳乃歎服云
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皆已
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
目前茲實鷲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徃用捨
何其賢近經滴水涓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

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只在顧盼間聊為義鶻行
用激壯士肝

晦日尋崔駘李封

趙云此篇初段蓋敘事
耳下段因物感懷而終

付之於酒以自遣也當春有事乎田疇之
際而甲兵不休憂國念君不能無慨乎中
矣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敝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
柔輿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
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
真罕儔每過得酒傾二宅可淹畱喜結仁里懽况
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一作竹頗脩脩引客看

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樽愁未知
天下士至性有此不草芽既青出蜂聲亦煖遊思
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氏不貽黃屋憂
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趙云葛天氏氏一作民不貽黃屋憂一作綺言
自古葛天氏則當繼之以不貽黃綺憂言不貽黃
屋憂則當引之以自古葛天氏蓋言葛天氏之民
相忘其君而弗念所以阮籍輩自藏於酒亦特為
身謀而忘其君耳言此者公方以憂國念君為心
而無可柰何則威鳳高其翔一云鳳高翔時天下
亦姑遣之耳鳳然高其翔而不長鯨吞九州謂盜賊縱橫如長
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
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沈浮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四郊瀟瀟春增
華青熒陵陂麥莊子青青之窈窕桃李花春夏各
有實我飢豈無涯趙云言飢豈浩蕩無涯干戈雖
橫放慘澹鬪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丈夫
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干
載商山芝四皓歌曰莫莫高山深谷往者東門瓜
蕭何傳邵平者乃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
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阮籍詩昔聞東
陵瓜近在青門外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英賢遇轍軻
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迴首白日斜漢陰有鹿

門後漢逸民傳漢陰老父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
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後携其妻子登
鹿門山採藥不反襄陽記鹿門山舊名蘇嶺山
滄海有靈查張茂先博物志載近世有人居海上
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遣問嚴君平云
某年某月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趙云既云千
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及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
查語迹似重疊而意不同前兩句以為此擬之事
後兩句實欲效之也蓋方甲兵危亂之世英賢當
遠引以避如商山之四皓則以採芝為事如東
之邵平則以種瓜為事是皆避秦之亂其道遠
可與也顧慙昧所適回首白日斜則公於此
引以昧所適為慙將畏其遲暮矣然所適有二
漢陰之鹿門可以居山而隱滄海之靈查可以
海而去不特咄
嗟挽憤而已
焉能學眾口咄咄空咨嗟世說殷
在新安終日常書空作字在人竊視唯作咄咄恠事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
道聞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
須早去秋羣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收遺昨風俗
方再造族父領元戎名聲國中老奪我同官良飄
颿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濶
溟漲浸絕島罇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
遠雲雨白浩浩趙云言上天亦悲人之遠去東郊
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趙云東郊指言史思明蓋東
也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趙云西極傾指言吐

百十一
陸綸

勢方
熾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二下

